



巴基斯坦故事

吉洪諾夫著 夢海譯

時代出版社

830(2)
4030

巴基斯坦故事

吉洪諾夫著 夢海譯

AB23/16

時代出版社

Н. Тихонов

Рассказы о Пакистане

Перевод Мын Хай

Пекин

Этиота

Шанхай

本書根據原文版本：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Правда», 1951

巴基斯 坦故 事

著 作 者 吉 洪 諾 夫

翻 譯 者 夢 海

出 版 者 時 代 出 版 社

上 海 (11) 南京東路三七七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



1952年10月初版
(10,200冊)

•時代出版社出版•

克雷洛夫寓言
夢海譯

林中生活
烏斯古諾維奇著 梦海譯

列寧的故事
柯諾諾夫著 任溶溶譯

人與自然
伊林著 海 譯

我的兒子
柯歇伐雅著 左 海譯



·王鼎旭故事

6,500元

(電)初版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次

- 作者的話 三
夜抵拉合爾 五
征服者 七
「當代奇人」 九
在拉合爾工人區 一〇
你覺得如何 一二
鳥和孩子 一四
『野蠻的山民』 一六
一場談話 一八
一隻香煙匣 二〇
學校裏教些什麼 二二
體育 二四

美國領事

一五

丘吉

一五

看鱷魚

一五

礦泉治療地

一五

談話

一六

人和汽車

一六

燒
燒
燒

一六

『哲學家薩伊特』

一六

客喇基的新電影院是怎樣燒掉的

一七

怎樣分野獸

一七

輕鬆愉快的笑話

一八

在色基斯坦農村中

一九

客喇基臨別晚會

二三

關於作者

二六

作者的話

印度在一九四七年分裂成了兩個國家，就是：印度本土和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是印度一些主要由回教徒居住的省份所構成的：孟加拉省的一部分、旁遮普省的一部分、所謂西北邊省、信德省、俾路支省和阿薩密省的一部分。

一九四九年冬季，我曾經作過一次巴基斯坦旅行：從北部開泊爾山口到南部喀喇蚩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從蘇里曼山脈到阿刺伯海的沿岸。

我們在巴基斯坦見到了許多不平常的，在我們看來是奇怪的事情。在一個氣候良好的國家裏，在一個可以成為億萬人民大穀倉的國家裏，人們好像乞丐一樣的生活着，他們挨餓，他們活活餓死。

直到現在，美國人和英國人在那裏總覺得像在殖民地一樣。他們看不起巴基斯坦人，把他們看成低劣的人種。英國的將軍們在指揮着巴基斯坦的陸軍和艦隊。英國的資本家們

把巴基斯坦的國家財富攫爲已有。英國的顧問先生們操縱着巴基斯坦政府官吏的行動。

然而，最近巴基斯坦國內的工農運動顯著地增強了，保衛和平的羣衆運動展開了。民主勢力和進步知識分子決意把勞動羣衆組織起來，爲爭取和平與民主而奮鬥。

巴基斯坦人民對蘇聯和蘇聯人民的同情日益增強着。我們在巴基斯坦普通人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中間，到處受到他們最溫暖的接待。

這幾篇關於巴基斯坦的小故事，是我親眼觀察到的生活景象的速寫。這些小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真實的。

夜抵拉合爾

我們在漫長而酷熱的、塵土飛揚的路上坐着車走了一整天，竭力想在天黑之前趕到拉合爾。黃昏降臨了，我們很着急，然而黑夜畢竟在途中趕上了我們。

一會兒我們就很難分辨兩旁閃過的鄉村房子，車窗外的一切都浸在蒼茫的暮色中了。路邊偶而聳立着雄偉的樹木的高大側影，它們彷彿是用黑鐵鏤刻出來的。

河流間或從樹木中強烈地閃着白光，接着天完全黑了。我們駛過茂密的小林子，開到了十字



路口，那裏聚集着許多生有螺旋紋大角的公牛，馬噴着鼻息，覆上防水布的卡車轟轟地響着。

接着是一陣沉寂，我們好像沈淪在黑暗的河底，在水底王國裏向着不可知的地方疾駛。疲倦的眼睛不知不覺地合了起來。

突然在大路轉彎的地方，對着我們湧現了那樣多的燈光與鬧聲，使我們驚奇得大大地睜開眼睛。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不平常的城市，一個彷彿東方神話作家幻想下所虛構的城市。

起初我們在這種五光十色的燈光的混雜中，什麼也看不清楚。後來，當眼睛已經看慣這種紅的、藍的、綠的、黃的燈光，我們方始看出是在街道上行駛，在這兒，草編的籬、土做的牆、奇妙的圓柱、凸出的陽台、小塔、小棚、拱門、茅舍、清真寺院的尖塔、清真寺跟高大的樹木融和在一起，這些樹木的黑漆漆的樹頂，高聳入羣星閃爍的天鵝絨一般的天空，而這些星星看起來也跟我們的星星不一樣。

在這些樹木的背景上，有幾所建築物發着白光，它們好像一千〇一夜裏的神靈們的宮廷一般。環繞着我們的是熱鬧的生活，簡直像假面舞會一樣的形形色色。彩燈照耀着放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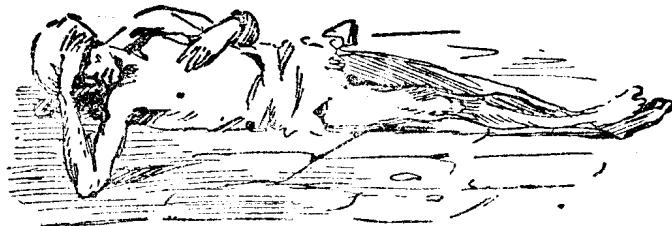
一掛掛香蕉的攤子和五顏六色的地氈，照耀着一捆捆的棉花，茶館裏光亮的大茶炊和店舖裏許許多鮮豔奪目的布料。這些店舖裏坐着繡了頭巾的胖胖的商人，頭巾上面賣弄風情地挺立着漿硬的白色冠飾。

另外有些店舖，就在地面上燃起一個個小小的火堆。有一些說不出的味兒：刺激的酸味兒，濃重的甜味兒，辛辣的油味兒——聞了會叫人喉頭發癢。那裏正在烤着、煮着和煎着什麼叫不出的、古怪的菜肴。

我簡直無法明白，汽車怎樣從那些穿了衣服的、半裸體的、或者幾乎全身赤裸的人羣中擠了過去，怎樣穿過了那些堆積街頭的棉花包、駱駝商隊和裝飾得花花綠綠的馬兒所拖着的馬車。馬頭上炫耀着各種顏色的羽飾，馬鬃上編結着五色繽紛的綵帶。那些輪子非常大的馬車裝飾着許多花束，輝煌得好像馬戲團的廣告一樣。

鈴聲、蹄聲、呼喊聲、賣水人和同顧客講生意的商人的高叫聲、汽車的喇叭聲、騎自行車的人按的鈴聲，完全把我們的耳朵震聾了，這一切夜晚的混亂彷彿是一場睡夢，而不像現實的景象。

自行車上同時坐了三個人。一個人坐在中間，跟普通騎自行車一樣，另外一個人坐在



後面，跟坐機器腳踏車一樣，第三個人完全是用一種令人難堪的方法，非常穩當地坐在車頭旁；而且三個人在行駛的時候談得興高采烈；許許多多騎自行車的人，都瘋狂地打着車鈴，從行人中間穿過去，彷彿一個追逐一個似的在街道上疾馳。

一尊青銅的大砲聳立在街道中間的基座上，街上有許多穿着同一的茶褐色短袴的交通警，站在圓形的水泥台上。

這座城市彷彿是神話中富麗世界的幻影，在這世界裏住着漂亮的、飽暖的、健康而幸福的人們。他們在市場上逛來逛去，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切，使這些人感到莫大的滿足。

我們駛到了一所閃耀着許多明亮燈光的窗戶的大旅館面前。當我們吃過晚飯，在就寢前出去散步的時候，拉合爾繁華的夜市還在我們的眼前搖曳。走到約莫一百步的地方，我差點兒踩在一個睡在路邊的人的身上。他幾乎完全赤裸着，瘦得簡直可以說是皮包骨頭。他躺着，有點兒顫動，嘶啞地喊着：『阿拉赫，阿拉赫！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我問一個本地人。

『這是肚子餓，』他回答我說。『他餓得快要死了，他喊着阿拉赫，因為他沒有旁的人可以喊。在我們國內永遠是飢餓。正像英國人說，不論在巴基斯坦或印度，飢餓都是國家制度的一種形態。』

走了兩百步左右，我又看到幾十個人蓋了被單躺在地上。他們好像死人一樣，因為整個身體蓋在白的被單裏，一動也不動地躺着。

『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』我弄不明白，所以又問。

『這是那些沒有住處的人。他們就睡在光地上。這樣的人在巴基斯坦有好幾百萬……』『是的，』我說，『晚上拉合爾果真是神話中的城市，可是這個神話——近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變態的神話！……』

征服者

這一個穿短袴的美國小孩子，今年十二歲。他的爸爸和媽媽在白沙瓦旅館的大廳裏用晚茶，和一個相熟的官員進行着沒精打采的談話，那是一個對於整個印度瞭如指掌的年老的英國人。

父親是剛從鄰近的阿富汗回來的，他談着從喀布爾到白沙瓦一路上的情形。英國人在抱怨着壞時光，抱怨着他所稱的野蠻的巴基斯坦人已經抬了頭。父親在罵阿富汗人，罵他們無禮地怠慢了他這個美國人，罵阿富汗人、就是他所稱的那野蠻人的驕橫和傲慢。



這個小孩子聽着，聽着，他突然說：

『爸爸，反正我們什麼都辦得到，因為我們比誰都強，這班野蠻人都是怕我們的，對嗎？我們汽車夫總是對我彎腰鞠躬，他是巴基斯坦人，因為他懂得，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美國人更強……』

英國人用死沉沉的眼睛望着孩子，母親嘆了一口氣，美國人用力地抽了一口煙，青煙從煙斗裏升上天花板，接着他說：

『外面去，哈利，院子裏去玩一會兒。』

哈利很明白，父親要他離開。於是跑到院子裏，院子中央停着幾輛汽車，司機們站在汽車旁邊低聲地談着自己的事。因為他們談的是哈利所聽不懂的印度烏爾杜話，他開始打着口哨，在汽車之間走來走去，並不加入談話。

哈利是個看書很多的孩子，他已經讀過許多小說，裏面講到各種各樣恐怖的事情，講到匪徒他們怎樣對俘虜們施用各種酷刑。在所有的冒險小說中，都講到野蠻人怎樣在幹練而強有力的美國人面前發抖，這班美國人是爲所欲爲的。剛才哈利加入談話的時候，父親

●
巴基斯坦人說的一種土話。

那樣厲聲厲色實在沒有道理。當然，父親是比所有這些土人都強。

哈利很喜歡看那些高大的、不聲不響的人們，他們穿着白的上掛和寬大的褲子，頭上纏着白包頭；他覺得雖然他是小孩，而他們都是又高又大，不過他們總是要在他面前發抖和準備着聽命一切的。

哈利仔細觀察汽車。有些汽車上掛着木製的小人像，掛在司機頭上面的彩帶，哈利懂得，這是帶幸福來的驅邪符。這正像在那些講偵探、強盜、野人、海盜和講各種蠻荒遇險的小說裏的一樣。

突然他看到一輛汽車，車身旁邊插着一面小旗，他從來沒有見過汽車上插這樣的小旗。於是他跑近些，把它仔細地看看，司機正在看書，並沒有睬他。哈利仔細看了看小旗，拼命想看出上面畫的是什麼。這時候他吹了一聲口哨，猛地跳了起來。小旗上畫着鐮刀和斧頭，鐮刀和斧頭上面還有一顆星。這是蘇聯的汽車呀。

司機懷疑地看他，把書放在坐墊上。

「共產黨！蘇維埃！」哈利喊道。

幾個巴基斯坦司機站在旁邊，哈利家的司機也望着他，哈利懂得，現在他得做給他們